

總顧問◎姚嘉文

主編◎黃哲永

吳福助

金臺文

十

全臺文
十

吳子光《一肚皮集一》

提要

吳子光（1819-1883），原名儒，字士興，後因業師宋心珠之貺，改今名，號芸閣，別署云壑，晚年亦自號鐵梅老人或鐵梅道人，原籍廣東嘉應州。道光十七年（1837）、十九年及二十二年，凡三度遊臺，依族親居銅鑼灣樟樹林莊之雙峰山，其地面對九湖，景色雅似故里，遂家焉。其間嘗居彰化岸裡社，設帳竹塹、貓裏等地。同治元年（1862）戴萬生作亂，避居淡水廳，仍以課士為業，暇則詩文自遣。長於詩，尤長駢體，隸書直追漢唐，於是文名日噪。臺灣道徐宗幹貽書召之，不果行。四年舉於鄉，中式第五十二名舉人，乃得遊名公縉紳間。七年，淡水同知陳培桂延修廳志。光緒四年（1878）應聘主講文英書院。是年，彰化望族三角仔莊呂氏新葺筱云山軒，藏書二萬餘卷，聘子光設教其中，賓主殊相得。所著《一肚皮集》18卷，呂氏為刊行，附《小草拾遺》一卷。又著《三長贅筆》16卷，《經餘雜錄》12卷，則諸史緒論、書後題跋、古今詞語、詞林典寶之類。九年四月卒，年六十五。

《一肚皮集》 吳子光著。取蘇東坡「一肚皮不合時宜」之意。共18卷，卷一「總論」，後附「論文數則」，可略見吳氏之文學觀。卷二、三「書」，為吳子光書信集。卷四、五「傳」，寫嘉應同邑賢人、家族長輩，乃至自寫「別傳」以及臺地之巧藝者。卷六、七「記」，多以臺灣為範圍，山川、景觀、建築、物產，皆為取材對象。卷八、九「說」，或說經論史，或評議臺事；卷十至十二「雜說」，自「皋陶非庭堅」起至「列女傳非始後漢書」止共123條。卷十三至十五包括「考」與「雜考」，凡文學、人

事、禮典、器物等皆為其考索之對象。卷十六、十七「紀事」，記臺地怪異、山川形勝、物產、漢番風俗等，最具價值，曾由臺灣文獻叢刊選入第36種《臺灣紀事》。卷及附錄。卷十八則為替各種聚會祀典所寫的「序」。另有《三長贅筆》16卷，為二十三史緒論；《經餘雜錄》12卷，屬於書後題跋、古今辭語詞林典實之類；最後附《小草拾遺》一卷為吳子光詩集，生平數十年之行藏交際悉見於此。

《一肚皮集》第4冊《文集後序》云：「今夫宇宙間，物莫大於海，亦莫奇於海，其波浪接天，萬怪惶惑，颿檣駭飛，瞬息千里也，文之渾雄、奇傑似之；其春和景明，紫瀾不驚，順風揚帆，水天一色也，文之紆徐淡蕩似之。不甯惟是，文之理通於琴，惓惓琴德，其聲清越以長，令躁心人無從領解，吾取之師之。文之心參於禪，一絲不掛，虛空如蓮花不着，才是最上乘禪，是無等等咒，吾師之資之。夫惟兼此數者，而後足以言文」，此為吳氏文的解釋，大概其文亦渾雄、奇傑、平淡及禪意等兼而有之。吳氏又云：「余之文則得力於客路，而多成於憂傷憔悴悲歌感慨之餘」，是其文又有感傷之意。

關於寫作年代，吳氏自序中曾自署「鐵梅老人時年六十有一」。按《一肚皮集》第4冊《起成公家規暨祀典序》呂賡虞評云：「讀書多，閱世深，融會貫通，隨處觸發，此根柢之學，固高出於鈔胥者流也」，又姪師廉評云：「胸中有數千卷書，又得一枝史筆以達之，妥帖排纂，自成一家風骨，視彼尋行數墨者甚囂且塵上矣」；又吳氏《小草拾遺·募建裡文祠疏》云：「光粵嶠儒生，吳兢苗裔，趣丁年而作客，蠲剛日以

讀經。筆底閒情，隻字挾風霜之氣；山中小草，畢生甘樗櫟之才。追丰骨于淵明，秣稻消除塵世事」，這用來評述吳子光的古文風格，非常恰當。

目錄

《一肚皮集一》

一肚皮集敘	1
總錄識語	3
卷一 總論	
入世之難	4
拔俗之難	5
定文之難	6
考據之難	7
謹言之難	8
寡過之難	8
卻老之難	9
知己之難	9
服善之難	10

論史之難	11
評書之難	11
辭命之難	12
校讐之難	12
祛敝之難	13
附論文八則	14
卷二 書（上）	
識語	19
寄座主丁亦溪夫子書	20
第二書寄陳香根司馬書	25
第三書	27
第四書	28
第五書	29
答香根先生書	30
病癒復書	32
另書中一段	34
寄向太守書末一段	34

與當事者書·····	35
答客問·····	41
卷三 書（下）	
覆家霽軒軍門書·····	50
呈諸當事者·····	53
答芷香居士書·····	57
與二呂言臥蓆書·····	59
寄家以讓孝廉書·····	60
覆向靜庵司馬書·····	62
附太守來書·····	64
寄張子訓同年書·····	65
士商問答·····	69
寄宋薦郊明府書·····	75
寄徐次岳孝仲山廉書·····	77
與陳瘦嵐論古文書·····	89
復與論時文書·····	91
答薩雁南書·····	93

卷四 傳（上）

識語·····	95
郡庠生星南先生傳·····	96
宿儒曾蘭先生傳·····	98
定安縣司鐸實堂先生傳·····	100
邑明經湯玉洲先生傳·····	103
宋心珠先生傳·····	105
先大父禹甫公家傳·····	108
先伯父熊生公家傳·····	112
先考守堂公家傳·····	115
先妣太孺人家傳·····	122
候補訓導邑庠生呂公傳·····	126
奉旨建坊入祠昭忠祠贈忠信校尉羅公傳·····	131

卷五 傳（下）

直隸州知州銜賞戴藍翎甲午科舉人修堂劉公傳·····	136
國子生運湖謝君家傳·····	139
夫已氏傳·····	142

醫者許一壺傳.....	144
覺覺子小傳.....	146
鐵將軍傳.....	148
竹夫人小傳.....	150
湯婆子小傳.....	152
公冶子小傳.....	154
漆雕氏小傳.....	155
芸閣山人別傳.....	161

一肚皮集敘

咄咄窮措大，髮星星其二色矣。歲月逾邁，一事無成，徒挾此藐焉者，溷跡於婆娑世界中，非罔則贅，惡用是握管嚶嚶為。予自六歲就傅，未舞勺，大經中經小經皆卒業，始學作科舉文字。鄉先達見而奇之曰，此子必以古文名世，劉蛻天荒之事可徵矣！予聞言竊喜自負，然屢試屢削，不獲，已為臺灣之行。

臺灣，古毘舍邪國，天風海濤，奇峰邃谷，奧博雄傑之勢甲天下。予得取資之，以壯文瀾，自是胸次稍覺空闊，而余之文一變矣。間歲遂受徐清惠公之知，深以國士相待，追隨者久之。同治壬戌有戴萬生之亂，時賊氛甚惡，鎮道相繼敗亡，以節義自奮，誓不為賊所污。日惟披覽書史，密為恢復計，凡哀鴻磔鼠、借劍請纓，胸中所欲言而不敢言，又不得不言者，悉於文焉發之。蓋事勢愈艱虞，閱歷愈廣，而挾以中憤不屈之氣，與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雖軍旅中無暇言文，而余之文又一變矣。

乘閒得脫，乃百里走淡郊，為賈逵舌舛事。乙丑舉于鄉，因得與名公鉅卿遊，一時獻縞贈紵，若交臂惟恐失之，遂以詩文鳴縉紳間。會香根陳侯奉檄署淡水篆，既至，政成民和，有議修廳志之舉。侯與僚友謀曰，江淹有言，

修史莫難於志，今郡邑志即史之流派也，非才學識兼長，與其人心術品行粹然無傾險側媚之習者，不足以膺厥任，微吳君吾誰與歸！即遣使幣聘，一見如平生歡。侯名培桂，高要名士，屢司分校，有吏才，脫盡烏紗局俗套，為余籌及家計與身後名，安邑豬肝情意殷渥，雖令狐楚之待玉谿生，不是過也。嘻，此種風雅，其不可求之塵寰俗吏明矣。

今歲僑居互鄉，有再三掉磬者，余不報無道，一以南方之強勝之。無聊時將舊作蒐輯，方愧螢鳴蟲吟，終日手一編相對，偶有篇章，不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耳，惡在其為文章報國乎！然數十年之行藏交際，已和盤託出矣。足跡則由梅而循、而潮而漳、而八閩而海疆，遭逢則由黨而序、而學、而名場、而友教，馬背船脣，歷歷可俚指數。蓋阨窮第一，卞潔第一，嗜讀書作文第一，意外遭口舌第一，未識天之生此一人者何意，異日惇史家之位置果居何等也。有論世者，當於唐子畏、徐青藤數君子中求之。

光緒初元中秋芸閣吳子光自序於雙峰草堂

總錄識語

另三長贅筆一編，共十六卷，則二十三史緒論也。又經餘雜錄一編，共十二卷，則書後題跋、古今辭語、詞林典實之類也。末附以小草拾遺一卷焉。是編蒐輯粗就，已經數年，惟刻貲無所措，賴呂子以全力肩其責，工繁而費鉅，非靈山會上香火緣深者，不足以語此也。邑上舍楊君春華聞呂子有此舉，欣然出館穀金佐之，恰符大衍之數，遂合以授梓人焉。楊君家貧，以筆硯代耕，終日除讀書外，不知利名為何物，尤痂嗜余文，謂近今得未曾有是。楊君不惟莊士，亦韻士，而豈陽山區冊之匹哉！其三長贅筆、經餘雜錄二編，俱存雙峰草堂，俟續出。

卷一 總論

入世之難

東坡居士一生知己，多與婦人女子為緣。方謫居時，遇田間老嫗曰「學士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因稱為春夢婆云。有姬朝雲，以女士作韻友，每蘇門四學士至，必出密雲龍相餉。四學士者，黃山谷、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也；密雲龍者，茶也。東坡問朝雲曰，吾腹中何所有？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云云。黠哉朝雲，直哉朝雲，學士何修而獲此可人也！

余隱居貧賤，無富貴之可言，惟不合時宜過於蘇學士遠甚，故以名集。但此事古人多有之，李、杜光燄萬丈，為百世詩學之宗，愚兒不自度量，謬加謗傷，直如虬蟬撼大樹爾。韓文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劉昫舊唐書稱其文章紕繆。范希文德位冠時，士夫以不得登其門為恥，獨梅堯臣作碧雲騖二卷相詆。碧雲騖者，馬名，以旋毛貴，蓋廋辭也。嘻，群賢尚然矣。後有嗜痴者，或援劉貢父公非先生之例，作我私諡可耳。

拔俗之難

孔安國云，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若癡符一出，輒求名流作序，似亦未能免俗。此例蓋起於皇甫謐之序左思，見臧榮緒晉書，故今三都賦有兩序。古人自序其集者不勝枚舉，姑言其概，如司空圖一鳴集、羅隱甲乙集、王禹偁小畜集、晁文元道院別集、晏殊臨川集、陳堯佐希元集、邵堯夫擊壤集、司馬溫公傳家集、施肩吾西山集、許渾丁卯集、李義山樊南甲集、乙集，皮日休文藪。白香山前集五十卷，元稹為之序後集二十卷，則自序矣。凡此皆古人成例，自為之而自序之，所謂敝帚千金，我自用法者也。

定文之難

定文二字，一見於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再見於南史任昉傳。又楊德祖答臨淄侯書，亦言猥受顧錫教使刊定云。臨淄侯即子建也，以八斗之才求一字之師，其虛衷可想。考孫巨源雜文章一卷、古文苑九卷、昭明文選三十卷、歐陽詢藝文類聚一百卷、宋白等文苑英華一千卷，與庾開府、顏清臣諸家，皆取賦弁冕首簡似也。第古詩兼賦比興，今則全取賦名，見文選原序，即莽大夫亦言壯夫不為矣。若復引韓證柳語，刺刺不休，直臧孫辰尋事做耳。兩卷檀弓無例，一部史記無例，卒成絕世文章，奚煩襲杜氏唾餘哉！

考據之難

文章家持論難，數典亦難，蓋古今冊籍如淵海，偶得一知半解，貿貿然欽為千古不傳之秘，吾誰欺？欺天乎！

按古人如鄭夾漈，最稱博洽，然所作通志，昌黎論語解論語類兩出，則嵇康才多為累耳。更廣考之，司馬相如上林賦紛溶薊蓼，猗猗從風。語意本自貫串，乃考工記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註，鄭司農云，迤讀如倚移，從風之移。正義曰，此引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下註鄭司農云，掣讀如紛容掣參之掣。正義云，此蓋有文，今檢未得。疏下句，忘上句，陋矣。職方氏，荊州其浸潁湛。鄭康成註，潁水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枚叔重上吳王書，有南朝羌笮修治上林云，按此乃武帝事，枚上書時安得有此？又漢書，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此云齊王殺身以滅其跡，以後作前，證之史書，不合。孔安國尚書序，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不復以聞。乃考古者謂安國卒在前，巫蠱事在後云云。

總之，古愈汲愈深，疑愈蓄愈敗。虛其心，實其力，勤勤懇懇，以求是正，勿至兔冊豹文，急索解人而不得。